

尽管历史很像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，鲁迅可以被任何人诉说，历史还是历史，鲁迅还是鲁迅。研究的观点有变动，研究的人换了一代又一代，可研究的风尚是持续的，于是便造就了某种永恒的东西。

可研究的风尚是持续的，于是便造就了某种永恒的东西。

郅元宝欣慰地看到，现在涌现出一批年轻的鲁迅研究者，“不得了”。“别的不说，他们的外语很好，有利于他们在跨文化、跨语境的领域观照鲁迅。鲁迅精通日语、德语，如果你想更深入地去研究他，其实也应该精通这两门外语。但是，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学者，这方面都很欠缺。我想，将来，那些外语很好的年轻学者，应该会让鲁迅研究的水平，越来越高。”

可是，历史会有出人意料的转折吗？郅元宝也有他的忧虑。“比如，《百家讲坛》全盛时期，大讲特讲古代皇帝、古代文化。学生们‘一怕文言文，二怕写作文，三怕周树人’的调侃，有段时间同样甚嚣尘上，好像鲁迅已经淡出了。岂料，进入融媒体时代，鲁迅又以融媒体时代特有的方式归来了。有人喜欢他的书法，有人喜欢他的金句，有人喜欢他的设计……以前谈及鲁迅，确实也曾带有很强的导向性过；但现在的泛泛的或是实用主义的喜爱，则让我觉得，像所有经典的作家一样，鲁迅应当享有他该享有的位置。”

今天，我们重读鲁迅，认识鲁迅，不妨品一品他的《“立此存照”（三）》（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五日《中流》半月刊第一卷第三期）——“自做工夫，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，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。”郅元宝表示：“自做工夫，

《良友》画报主编梁得所选用在《良友》画报上的鲁迅相。照片是梁得所在鲁迅景云里寓所拍的。



这四个字是顶要紧的。去做一个淡定的、有涵养的人吧。我觉得这是鲁迅临死的时候，给中国人留下的平实、善良的劝告，是顶朴素的大道理。”

记者写到这里，本文已然是快要接近尾声了。蓦地，竟很是企盼迅哥儿能从书里跳出来，递上以他的文字酿就的后劲很足的烈酒，深夜时分，一浇胸中块垒。回望他的一生，夹在一个秩序混乱、心灵破碎的祛魅的俗世，当传统的绝对价值衰落之后，大多数人要么“纵欲”要么“虚无”，而前者只是激越幻觉，不敢正视愿景破灭的事实，后者只是虚脱挫败，不敢站在废墟瓦砾中有所坚持。鲁迅受到章太炎的影响，在清末民初的十年潜伏期阅读了大量佛教经典，德国尼采式积极能动的虚无主义、俄国的虚无主义作品，以及老庄和魏晋，也都融入了他思想的底色。是以，鲁迅后来看透了人性的本质和历史冷酷的自循环逻辑，于麒麟皮下见马脚，于曲意恭维中见杀机，于平庸里见恶，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，于天上一瞥深渊……但是，和“章疯子”一样，鲁迅心里，亦有一道总是不肯灭的明亮的光。章太炎后来退出政治，在苏州讲习国学，彼时，王仲莘是其门下学童，每天听先生讲训诂，章自己都讲得昏昏欲睡。然听到街上报童喊号外，立刻精神一振，叫学生买报来，边看新闻边侃侃而谈时政——他的内心深处，还没有熄灭革命之火。而鲁迅早期的文言文章《摩罗诗力说》里议论拜伦，“苟奴隶立其前，必哀悲而疾视，哀悲所以哀其不幸，疾视所以怒其不争”——“哀其不幸，怒其不争”，何其耳熟哉！有哀有怒，便是有关怀、有牵挂，为自己负重“唤醒”的艰难使命。“索诸中国，为精神界之战士安在？”

善感，冷漠，温宁，狠戾，不过今日一支笔；惊喜，痛泣，和煦，嗔怒，不过千面千人语。当年身畔疾风骤雨，沧桑缭乱；此际窗外无云无月，星河天悬。

横眉冷对千夫指

俯首甘为孺子牛

鲁迅

